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醫宗金鑑卷六十五

詳校官太醫院吏目臣宋　桂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佘嘉穎

御纂醫宗金鑑卷五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少陽全篇目録

小柴胡湯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黃連湯
大柴胡湯

柴胡加芒消湯

御纂醫宗金鑑卷五目録

御纂醫宗金鑑卷五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辨少陽病脉證并治全篇

少陽主春其氣半出地外半在地中人身之氣亦如之故主半表半裏也半表者謂在外之太陽也半裏者謂在内之太陰也邪入其間陰陽相移寒熱交作邪正相持進退互拒此際汗吐下三法俱

在所禁故立小柴胡湯和解法加減施治然小柴胡加減法中又有口不渴身有微熱者加桂枝以取汗及下後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頭汗出往來寒熱者用柴胡桂枝乾薑湯汗之又有柴胡證具而反下之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及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更有本柴胡證醫以丸藥下之微利胸

脇滿而嘔日晡潮熱者小柴胡加芒消湯下之等法是仲景亦有汗下之法惟在臨證詳察因病施治不可執一也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註 少陽者膽經也其脈起於目銳眥從耳後入耳中挾咽出頤頷中邪傷其經故口苦咽乾目眩也口苦者熱蒸膽氣上溢也咽乾者熱耗其津液也目眩者熱薰眼發黑也此揭中風傷寒邪傳少陽之

總綱凡篇中稱少陽中風傷寒者即具此證之謂也

集註林瀾曰論中言少陽病胸脇痛耳聾往來寒熱心煩喜嘔胸脇痞鞕半表半裏之證詳矣此何以曰口苦咽乾目眩也大抵病於經絡者此篇諸條已悉之矣若膽熱府自病則又必有此證也

沈明宗曰此雖少陽總證然偏裏矣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仲景另出手眼

以補口苦咽乾目眩之裏證乃括少陽風傷衛寒傷榮風寒兩傷而言也

吳人駒曰少陽者一陽也少陽之上相火主之若從火化火盛則乾故口苦咽乾也少陽屬木木主肝肝主目故病則目眩也

魏荔彤曰膽府與少陽經爲表裏而非半表半裏之謂半表者對太陽之全表言半裏者對太陰之全裏言故少陽在半表半裏之間總以經絡之界

為言又曰經中所謂不必悉具者指或中餘證而

少陽經膽府之主病未有不悉具而遽可指為少

陽病成者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

吐下則悸而驚

註少陽即首條口苦咽乾目眩之謂也中風謂此少

陽病是從中風之邪傳來也少陽之脈起目鋭眥

從耳後入耳中其支者會缺盆下胸中循脇表邪

傳其經故目赤耳聾胸中滿而煩也然此乃少陽半表半裏之胸滿而煩非太陽證具之邪陷胸滿而煩者比故不可吐下若吐下則虛其中神志虛怯則悸而驚也此揭中風邪傳少陽之大綱也

集註程知曰少陽惟宜和解若吐之則虛其陽而悸下之則虛其陰而驚

汪琥曰少陽有吐下之禁祇因煩滿故誤行吐下之法成註謂吐則傷氣氣虛者悸下則亡血血虛

者驚不知驚悸皆主於心誤吐且下則津液衰耗神志虛怯故悸而驚也

沈明宗曰胸中煩滿似乎可吐但在少陽其邪巳下胸循脇吐之徒傷胸中之氣使邪內併逼迫神明則悸而驚也

魏荔彤曰此條論仲景不出方小柴胡條中有心煩心下悸之證想可無事他求也汗吐下三法既不可行則當和解之小柴胡爲少陽對證之藥斯

用之宜决耳

傷寒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讝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註不曰少陽傷寒而曰傷寒畧言之也謂此少陽病是從傷寒之邪傳來也脉弦細少陽之脉也上條不言脉此言脉者補言之也頭痛發熱無汗傷寒之證也又兼見口苦咽乾目眩少陽之證故曰屬少陽也蓋少陽之病已屬半裏故不可發汗若發

汗則益傷其津而助其熱必發譫語既發譫語則是轉屬胃矣若其人津液素充胃能自和則或可愈否則津乾熱結胃不能和不但譫語且更煩而悸矣此揭傷寒邪傳少陽之大綱也

集註

王肯堂曰凡頭痛發熱俱為在表惟此頭痛發熱為少陽者何也以其脉弦細故知邪入少陽之界也

喻昌曰少陽傷寒禁發汗少陽中風禁吐下二義

互舉其旨益嚴蓋傷寒之頭痛發熱宜於發汗者尚不可汗則傷風之不可汗更不待言矣傷風之胸滿而煩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則傷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脈弦細者邪欲入裏其在胃之津液已爲熱耗重復發汗而驅其津液外出安得不譫語乎

汪琥曰誤發其汗讝語者奪其津液而胃乾故言亂也此少陽之邪已轉屬胃胃和則愈者言當用

藥以下胃中之熱而使之和平也胃不和不但讝語更加煩擾忪悸此言胃熱上犯於心故蔽神不自寧也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

註此承上三條互詳其證以明其治也傷寒中風三

四日見口苦咽乾目眩之證與弦細之脈知邪已傳少陽矣若兼見耳聾目赤胸滿而煩者則知是從中風傳來也若兼見頭痛發熱無汗者則知是從傷寒傳來也今五六日更見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則知是中風傷寒兼見俱有之證也少陽之邪進可傳太陰之裏退可還太陽之表中處於半表半裏之間其邪外并於表半表不解則作寒內并於裏半裏不和則作熱

或表或裏無常故往來寒熱不定也少陽之𧖴下胸循脇邪湊其經故胸脇苦滿也少陽邪近乎陰故默默也少陽木邪病則妨土故不欲飲食也邪在胸脇火無從泄上逼於心故心煩也邪欲入裏裏氣外拒故嘔嘔則木氣舒故喜之也此皆柴胡應有之證也其餘諸證時或有之總宜以小柴胡湯主之各隨見證以加減治之可耳然既分中風傷寒之傳而不分其治者何也蓋以太陽有榮衛

之分故風寒之辨宜嚴及傳陽明少陽則無榮衛之分且其邪皆化熱故同歸一致也

集註

成無已曰邪在表裏之間謂之半表半裏傷寒中風者是或傷寒或中風非傷寒再中風中風復傷寒也五六日邪自表傳裏之時邪在表則寒在裏則熱今在半表半裏之間未有定處故往來寒熱也邪在表心腹不滿邪在裏則心腹脹滿今言胸脇苦滿亦是在表裏之間也邪在表呻吟不安邪

在裏則内煩經云陽入之隂則静默默由邪方自表之裏在表裏之間也邪在表則能食邪在裏不能食不欲食者未至於必不能食故亦爲在表裏之間也邪在表則不煩不嘔邪在裏則煩滿而嘔煩而喜嘔者邪在表方傳裏也邪初入裏未有定處所傳不一故有或見之證也

方有執曰五六日大約言也往來寒熱者邪入軀殻之裏藏府之外兩界之隙地所謂半表半裏乃

少陽所主之部位也故入而併於陰則寒出而併於陽則熱出入無常故寒熱間作也太陽一經有榮衛之不同所以風寒異治陽明切近太陽榮衛之道在邇風寒之辨尚嚴少陽一經越陽明去太陽遠矣風寒無異治經以傷寒中風五六日往來寒熱交互為文者發明風寒至此同歸於一致也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觔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半夏半升洗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蔞實一枚

若渴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栝蔞根四兩

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若脇下痞鞕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服微汗愈

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方解 邪傳太陽陽明曰汗曰吐曰下邪傳少陽惟宜和

解汗吐下三法皆在所禁以其邪在半表半裏而角於軀殻之内界在半表者是客邪為病也在半裏者是主氣受病也邪正在兩界之間各無進退而相持故立和解一法既以柴胡解少陽在經之表寒黄芩解少陽在府之裏熱猶恐在裏之太陰正氣一虚在經之少陽邪氣乘之故以薑棗人參和中而預壯裏氣使裏不受邪而和還表以作解也世俗不審邪之所據果在半表半裏之間與所

以應否和解之宜及隂陽疑似之辨總以小柴胡為套劑醫家幸其自處無過病者喜其藥味平和殊不知因循誤人實為不淺故凡治病者當識其未然圖機於早也

集解程應旄曰方以小柴胡名者取配乎少陽之義也至於制方之旨及加減法則所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盡之矣方中以柴胡疏木使半表之邪得從外宣黄芩清火使半裏之邪得從内徹

半夏豁痰飲降裏氣之逆人參補内虛助生發之氣甘草佐柴芩調和内外薑棗佐參夏通達榮衛相須相濟使邪不至内向而外解也至若煩而不嘔者火氣燥實逼胸也故去人參半夏加栝蔞實也渴者燥已耗液逼肺也故去半夏加栝蔞根也腹中痛者木氣散入土中胃陽受困故去黄芩以安土加芍藥以戢木也脇下痞鞕者邪既留則木氣實故去大棗之甘而緩加牡蠣之鹹而耎也心

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邪侵乎心故去黄芩之苦寒加茯苓之淡滲也不渴身有微熱者半表之寒尚滯於肌故去人參加桂枝以解之也欬者半表之寒湊入於肺故去參棗加五味子易生薑爲乾薑以温之雖肺寒不減黄芩恐乾薑助熱也總之邪在少陽是半表半裏之熱鬱而不升故以小柴胡治之所謂升降浮沉則順之也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註此承上而言無論傷寒中風邪傳少陽病在半表半裏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以小柴胡隨證加減治之不必待其悉具也

集註方有執曰此承上條辨認少陽一經為病之大旨

鄭重光曰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者言往來寒熱是柴胡證此外兼見胸脇滿鞕心煩喜嘔及諸證中凡有一證者即是半表半裏故曰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因柴胡為樞機之劑

風寒不全在表未全入裏者皆可用故證不必悉具而方有加減法也至若柴胡有疑似證不可不審者如脇下滿痛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不中與也及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亦非柴胡證此等又當細為詳辨者也

傷寒三日少陽脉小者欲已也

註傷寒該中風而言也其邪三日少陽受之脉若大者為邪盛欲傳今脉小為邪衰欲自已也

集註程應旄曰脉小則陽得隂以和是邪盡退而正來復矣

張錫駒曰三日乃少陽主氣之期脉小則病退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註傷寒四五日邪在三陽之時身熱惡風太陽證也頸項強太陽陽明證也脇下滿手足溫而渴陽明少陽證也此為三陽合病之始固當權其孰緩孰

急以施其治然其人脇下滿手足温而渴是已露去表入裏歸併少陽之機故獨從少陽以爲治也主以小柴胡湯者和解其表裏也此三陽合病不必悉具柴胡證而當用柴胡之一法也

集註　方有執曰三陽俱見病而獨從少陽小柴胡以爲治者太陽陽明之邪徵少陽近裏而裏證見故從少陽一於和而三善備也

喻昌曰本當從三陽合併病之例而用表法但手

足温而加渴是外邪逼凑於少陽向裏之機已著更用辛甘發散則重增其熱而大耗其津矣故從小柴胡之和法使陽邪罷而隂津不傷一舉而兩得也小柴胡湯當從加減法不嘔而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爲是

張志聰曰手足温者手足不冷也非病人自覺其温乃診者按之而得也不然何以既曰身熱而復云手足温耶

汪琥曰此條係三陽經齊病而少陽之邪居多也太陽傷寒已至四五日之時不曰發熱惡風祇曰身熱者此太陽之邪漸衰也其兼陽明證不曰鼻乾不得臥而祇曰頸項强者此陽明之邪亦將衰也惟脇下滿爲少陽經之專證況兼手足溫而又渴此爲邪將傳裏之機已著也

柴胡湯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與小

註陽明病發潮熱當大便鞕小便數也今大便溏小便如常非陽明入府之潮熱可知矣況有胸脇滿不去之少陽證乎故不從陽明治而從少陽與小柴胡湯主之也

集註王肯堂曰陽明為病胃家實也今便溏而言陽明病者謂有陽明外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程應旄曰如得陽明病而發潮熱似乎胃實之徵矣但胃實必大便鞕而小便數今大便溏小便自

可是熱非入府之熱也再以胸脇徵之則主以小柴胡湯無疑矣

陽明病脇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

註陽明病不大便脇下鞕滿而嘔是陽明傳少陽病也若舌上黄胎濇者為陽明之熱未盡則當與大柴胡湯兩解之今舌上白胎滑者是已傳少陽故可與小柴胡湯和解之俾上焦得通則嘔可止津

液得下則便可通胃氣因和而鞕滿除則身必濈

然汗出而解矣

集註程知曰此言陽明兼少陽宜用小柴胡也不但大

便溏為胃未實即使不大便而嘔亦為邪未入裏

鞕滿在脇而不在腹舌胎白而不黃皆少陽之見

證多故當從小柴胡分解陰陽則上下通和濈然

汗出而表裏之邪為之一撤矣

程應旄曰脇下鞕滿不大便而嘔是大柴胡湯證

也其用小柴胡湯者以舌上白胎猶帶表寒故也
若胎不滑而濇則所謂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
升謂裏熱已耗及津液此湯不可主矣又曰上焦
得通𤁵𤁵脇下鞕滿言津液得下𤁵舌胎與嘔言胃
氣因和𤁵不大便言上條陽明病從潮熱上見此
條陽明病從不大便上見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
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註凡柴胡湯病證不與柴胡湯而反下之不變他病柴胡證仍在者可復與柴胡湯則解但以誤下其證必虛故解必蒸蒸而熱振振而寒邪正交爭然後汗出而解也

集註方有執曰蒸蒸而振作戰汗也必如此而後解者以下後裏虛故也

程知曰邪氣還表故蒸蒸而熱下後正虛故振振而動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温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强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按 食穀者噦四字衍文食穀嘔者有之從無噦者

註 得病六七日少陽入太陰之時也脈遲太陰脈也浮弱太陽脈也惡風寒太陽證也手足温太陰證也醫不以柴胡桂枝湯解而和之反二三下之表

裏兩失矣今不能食脇下滿痛雖似少陽之證而實非少陽也面目及身發黄太隂之證已具也頸項强則陽明之邪未已也小便難者數下奪津之候也此皆由醫之誤下以致表裏雜揉隂陽同病若更以有少陽脇下滿痛之一證不必悉具而又誤與柴胡湯則後必下重是使邪更進於太隂也雖有渴證乃係數下奪津之渴其飲水即嘔亦非少陽本證之嘔緣誤下所致故柴胡湯不中與也

集註程知曰前言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此更言脇下滿痛亦有不宜柴胡者以為戒也

程應旄曰以一渴證辨之前條之手足温而渴者熱在裏未經數下自能消水今本渴而飲水則嘔知其渴為膈燥津亡之渴數下中虛不能消水究於胃陽無涉然則柴胡湯之於少陽豈可云但見一證便是乎又豈可云下之而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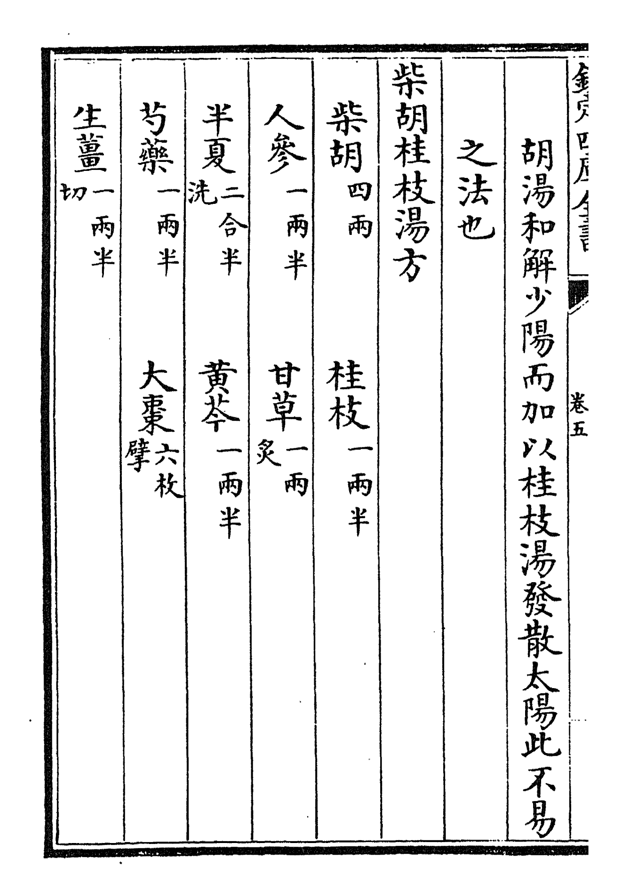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註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者是太陽之邪傳少陽也故取桂枝之半以散太陽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散少陽嘔結之病而不名桂枝柴胡湯者以太陽外證雖未去而病機已見於少陽裏也故以柴胡冠桂枝之上意在解少陽為主而散太陽為兼也支者側也小也支

結者即心下側之小結也

集註方有執曰支節四肢骨節也支結言支飲搏聚而結也發熱至微嘔太陽之表也故曰外證未去

程知曰此邪入少陽而太陽證未去者也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太陽證也乃惡寒而微但支節煩痛而不頭項强痛則太陽證亦稍減矣嘔而支結少陽證也乃嘔逆而微但結於心下之偏旁而不結於兩脇之間則少陽亦尚淺也若此者惟當以柴



胡湯和解少陽兩加以桂枝湯發散太陽此不易之法也

柴胡桂枝湯方

柴胡四兩　桂枝一兩半

人參一兩半　甘草一兩炙

半夏二合半洗　黃芩一兩半

芍藥一兩半　大棗六枚擘

生薑一兩半切

右九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集解柯琴曰仲景書中最重柴桂二方以桂枝解太陽肌表又可以調諸經之肌表小柴胡解少陽半表亦可以和三陽之半表故於六經病外獨有桂枝證柴胡證之稱見二方之任重不拘於經也如陽浮陰弱條是仲景自為桂枝證之註釋血弱氣盡條是仲景自為柴胡證之註釋桂枝有壞病柴胡亦有壞病桂枝有疑似證柴胡亦有疑似證如病

似桂枝證脚攣急與胸中痞鞕者及病似柴胡證本渴而飲水嘔與但欲嘔胸中痛者是已此條言傷寒六七日寒熱當退之時反見發熱惡寒諸表證更見心下支結諸裏證表裏不解法當表裏雙解之矣然惡寒微則發熱亦微可知支節煩疼則一身骨節不疼可知微嘔心下亦微結故謂之支結是表證雖不去而已輕裏證雖已見而未甚故取桂枝之半以散太陽未盡之邪取柴胡之半以

解少陽微結之證口不渴身有微熱者法當去人

參以六七日邪雖未解而正已虛故仍用之外證

雖在而病機已見於裏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上

為雙解兩陽之輕劑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

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

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註傷寒五六日已發其汗表未解而復下之若邪陷

入陽明之裏則必作結胸痞鞕協熱下利等證令邪陷入少陽之裏故令胸脇滿微結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嘔者非停水之故乃汗下損其津液也論中有身無汗獨頭汗出發熱不惡寒心煩者乃陽明表熱鬱而不得外越之頭汗也今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無陽明證知為少陽表熱鬱而不和上蒸之頭汗也此為少陽表裏未解之證故主柴胡桂枝乾薑湯以專解半表之邪兼散半裏之

結也

集註林瀾曰五六日已經汗下之後則邪當解今胸脇滿微結寒熱心煩者是邪猶在半表半裏之間也小便不利而渴乃汗下後亡津液內燥也若有熱飲其人必嘔今渴而不嘔知非飲熱也傷寒汗出則和今但頭汗出餘處無汗者津液不足而未和也與柴胡桂枝乾薑湯以解表裏而復津液也

汪琥曰傷寒頭汗出者乃陽鬱於表非陽虛於上

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觔 桂枝三兩

乾薑二兩 栝蔞根四兩

黄芩三兩 牡蠣二兩

甘草二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方解　少陽表裏未解故以柴胡桂枝合劑而主之即小柴胡湯之變法也去人參者因其正氣不虛減半夏者以其不嘔恐助燥也加栝蔞根以其能止渴兼生津液也倍柴胡加桂枝以主少陽之表加牡蠣以奥少陽之結乾薑佐桂枝以散往來之寒黄芩佐柴胡以除往來之熱且可制乾薑不益心煩也諸藥寒溫不一必需甘草以和之初服微煩藥力未及復服汗出即愈者可知此證非汗出不解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

註風寒之邪從陽明而傳少陽起初不渴今服柴胡湯已反渴者是少陽轉屬陽明也以法治之謂當分其經府見證而治之也葛根白虎調胃間各從其宜而用之可耳

集註方有執曰已畢也服柴胡湯已畢而渴則非暫渴其為熱已入胃亡津液而渴可知故曰屬陽明也

沈明宗曰服柴胡湯已渴者乃少陽之邪不傳三

陰而轉入陽明矣即當隨陽明現證而治故謂以法治之

鄭重光曰少陽陽明之病機在嘔渴中分渴則轉屬陽明嘔則仍在少陽如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因病未離少陽也服柴胡湯渴當止若服柴胡湯已加渴者是熱入胃府耗津消水此屬陽明胃病也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

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按脈細當是脈沉細觀本條下文脈沉亦在裏也之亦字自知脈雖沉緊之緊字當是細字本條上文並無緊字如何說脈雖沉緊雖字何所謂耶必是

傳寫之悞

註傷寒五六日雖表有頭汗出微惡寒之陽邪未罷裏有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之陽結已形但手足冷脉沉細則陽邪所結殊微也故曰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然脉沉細似乎裏陰盛而頭汗出則為表陽鬱也假令純陰結則不得復有頭汗出之外證始合悉入在裏之純陰結矣夫既非悉入在裏之純陰結此必為半在裏半在表之陽

微結也故脈雖沉細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三
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
胡湯者和其不通身汗出微惡寒也設不了了者
必大便之鞕未除自宜利其大便使得屎而解也

集註喻昌曰陽微結者陽邪微結未盡散也舊註作陽
氣衰微故邪氣結聚大差果爾則頭汗出為亡陽
之證非半表半裏之證矣果爾則陰結又是陰氣
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純陰結及陽邪若不微結是

純陰邪內結則不得復有外證等語其義甚明

程知曰此言少陽病有似少陰者當細辨其脈證也

程應旄曰凡脈細脈沉皆陰脈也今與陽證同見則為陽熱鬱結之診無關少陰也可見陽氣一經鬱結不但陽證似陰並陽脈亦似陰矣

沈明宗曰得屎而解當用大柴胡之法也

吳人駒曰此證嘗見有誤作陰寒而施溫熱以致

大逆者蓋因其惡寒手足冷脉細而沉不究其證之始末由來也

周揚俊曰此條惡寒肢冷不欲食脉細或沉有似乎陰最難辨晰仲景特出陽微結三字昭示千古以頭汗出為陽陰不得有汗也至五六日頭痛發熱證原屬陽也故縱見少陰之脉不得為少陰之病然獨未見少陽一證何遽得為少陽病耶此仲景所以又明言半在表半在裏也爾時裏證既多

不得純以表藥汗之外證似陰不得復以裏藥温之故取小柴胡提出其邪於表裏之半而大便鞕不了了者則當下之得屎無疑也仲景恐人未明自為詳辨然後知手足冷微惡寒者正因陽邪鬱結不外通於肢體故獨頭汗出也

傷寒陽脉濇陰脉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註傷寒脉得浮濇榮衛不足也脉得沉弦木入土中

也榮衛不足則表虛木入土中則裏急惟表虛裏急腹中急痛所以先用小建中湯以其能補榮衛兼緩中急則痛可差也或不差必邪尚滯於表知濇為榮衛不通弦為少陽本脈故與小柴胡湯按法施治也成無已去黄芩加芍藥疏外調中其説亦是

集註汪琥曰弦脈不除痛猶未止者為不差此為少陽經有留邪也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註傷寒未解欲嘔吐者胸中有熱邪上逆也腹中痛者胃中有寒邪內攻也此熱邪在胸寒邪在胃陰陽之氣不和失其升降之常故用黃連湯寒溫互用甘苦並施以調理陰陽而和解之也然此屬外因上下寒熱之邪故有如是之證若內因雜病嘔吐而腹痛者多因宿食由此推之外因內因證同

而情異概可知矣

集註程知曰陰邪在腹則陽不得入而和陰為腹痛陽邪在上則陰不得入而和陽為欲嘔逆

汪琥曰尚論篇皆以風寒二邪分陰陽寒熱殊不知風之初來未必非寒寒之既入亦能化熱不可拘也

鄭重光曰此熱邪中於上焦寒邪中於下焦陰陽不相入失其上下升降之常也

黃連湯方

黃連三兩　甘草三兩炙

乾薑三兩　人參二兩

桂枝三兩　半夏半升洗

大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晝三夜二

方解傷寒邪氣入裏因人藏氣素有之寒熱而化病如

陽明病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以小柴胡

湯及太陽病下之裏虛懊憹舌上如胎者以梔子豉湯之類是隨胸中有寒丹田有熱化者也此則隨胃中有寒胸中有熱而化腹中痛欲嘔吐故以是方主之君黃連以清胃中之熱臣乾薑以溫胃中之寒半夏降逆佐黃連嘔吐可止人參補中佐乾薑腹痛可除桂枝所以安外大棗所以培中也然此湯寒溫不一甘苦並投故必加甘草協和諸藥此為陰陽相格寒熱並施之治法也

太陽病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

註 太陽病十日以上無他證脉浮細而嗜臥者外邪已解不須藥也設有胸滿脇痛等證則知少陽之外邪未解故與小柴胡湯和之若脉但浮不細而有頭痛發熱惡寒無汗等證則仍是太陽之外邪未解當與麻黃湯汗之

按 論中脉浮細太陽少陽脉也脉弦細少陽脉也脉

沉細少陰脉也脉浮細身熱嗜臥者陽也脉沉細身無熱嗜臥者陰也脉緩細身和嗜臥者已解也是皆不可不察也

集註王肯堂曰此條當是太陽少陽合病胷滿雖同而脉浮細嗜臥則為表邪已解脇痛為少陽有邪故與小柴胡湯若脉但浮者又當先治太陽也故與麻黄湯此是設為變通之言非為服柴胡而脉浮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按下利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字豈有上吐下利而以大柴胡湯下之之理乎

註傷寒發熱汗出不解表尚未已也心中痞鞕大便不利裏病又急矣嘔吐少陽陽明兼有之證也少陽陽明兩急心中熱結成痞故以大柴胡湯外解少陽發熱未盡之表内攻陽明成實痞鞕之裏也

按太陽病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下利不嘔吐者此表裏俱虛桂枝人參湯證也若嘔吐不利者此表裏俱實大柴胡湯證也彼則脉微弱此則脉必有力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註太陽病傳過三陽之經十餘日醫不隨經施治反

二三下之未致變逆後四五日惟見少陽寒熱往來之柴胡證仍在者宜先與小柴胡湯解表和裏如或不愈其嘔不止心下滿急鬱鬱微煩此為少陽表裏均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攻裏和表自可愈也

集註方有執曰過經與壞病同不知何逆而二三下之適所以致逆故曰反也下而又下陽明雖未傷而少陽亦未除故曰柴胡證仍在也嘔不止鬱鬱微

煩乃邪擾二陽故曰未解也

程知曰此言過經誤下有用大小柴胡兩解法也蓋其人之邪因屢下而深入若表證未罷必先用小柴胡和其半表而後可兼攻其裏也

程應旄曰此條與陽明經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之條細細酌量陽明證嘔在上而邪亦在膈之上未入府故不可下此條嘔不止心下急乃邪在膈之下已屬胃乃可下也可下不可下此等處最

不容誤也

林瀾曰嘔不止則半表裏證猶在然心下急鬱鬱微煩必中有燥屎也非下除之不可故以大柴胡兼而行之

大柴胡湯方

柴胡半觔　黄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芍藥三兩

枳實四枚炙　大黄二兩

生薑五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許叔微曰大柴胡湯一方無大黄一方有大黄此方用大黄者以大黄有蕩滌藴熱之功為傷寒中要藥王叔和云若不用大黄恐不名大柴胡湯且經文明言下之則愈若無大黄將何以下心下之急乎應從叔微為是

方解 柴胡證在又復有裏故立少陽兩解之法以小柴胡湯加枳實芍藥者解其外以和其內也去參草者以裏不虛也少加大黃所以瀉結熱也倍生薑者因嘔不止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中嗢嗢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按王肯堂曰温温當是嗢嗢又云以嘔之下當有闕文

註太陽病過經十餘日曽經吐下不解者以極吐則虚其胸邪熱乘虚入胸故心下嗢嗢欲吐而胸中痛也極下則虚其裏邪熱乘虚入裏故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也詢知先時若果經極吐下則為在表之邪熱悉陷胸腹而所見者皆是裏證未和故宜與調胃承氣湯下而和之若不爾者謂不

因極吐極下而有斯證則又不可與是湯也夫但欲嘔者少陽也胸中痛者太陽也微溏者太陽少陽合病之利也並無心中嗢嗢鬱鬱腹滿煩熱等證固不可與承氣湯矣然此亦非柴胡證故柴胡湯亦不可與也須從太陽少陽合病下利若嘔者與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可也

集註方有執曰胸中痛邪在膈也若曾極吐則應有心下嗢嗢欲吐之狀何也以胃口已被吐傷邪熱上

摶於膈故欲吐而不得吐也腹微滿鬱鬱微煩邪在胃也若曽極下則應大便微溏何也以下則胃虛邪雖實於胃大便反不能結鞕也故曰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言當蕩其熱以和其胃也不爾言未經極吐下也但欲嘔至末申明上文之意

喻昌曰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嗢嗢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者此

有二辨若曾經大吐大下者表邪從吐解且已入裏可用調胃承氣之法若未經極吐下但欲嘔不嘔胸中痛微溏者是痛非吐所傷溏非下所致調胃之法不可用矣

程知曰過經者謂病過七八日至十三日經氣已週猶不解也豈惟十三日且有二十餘日者矣蓋過經不解病必皆在陽經留連若在陰經則又豈能若是之持久耶久持且不能安望其生乎

程應旄曰大便溏則氣得下洩腹不應滿煩不應鬱鬱今仍腹微滿鬱鬱微煩必胃有阻留而下後仍不快暢也病屬陽明證反無陽明而秪有少陽其中必有所誤故直窮其所以致證之由而後可

從證上認病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巳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

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註凡傷寒過經不解熱邪轉屬胃府者多皆當下之今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巳而微利此本大柴胡證也下之而不通利今反利者詢知為醫以丸藥迅下之非其治也迅下則水雖去而燥者仍存恐醫以下後之利為虛故復指曰潮熱者實也是可再下者也但胸脇之邪未巳故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少陽之外復以小

柴胡湯加芒消以下少陽之裏不用大黄而加芒消者因裏不急且經迅下惟欲其耎堅潤燥耳是又下中兼和之意也

集註

內臺方議曰潮熱者實也何不用大柴胡大小承氣下之却用芒消何也蓋潮熱雖屬實然已先用丸藥傷動藏府若再用大黄下之則脾氣傷而成壞證矣祇用芒消潤燥以取利也

方有執曰十三日過經也不解壞證也非其治也

以上乃原其壞由於醫之誤以下至末救誤之治也

柴胡加芒消湯方

於小柴胡湯方內加芒消六兩餘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

為内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註此承上條互發其義以詳其治也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藥下其熱但上條潮熱之熱熱在表裏當大便不鞕此條譫語之熱熱歸胃府法當大便鞕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今大便不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為醫以丸藥下之之利非其治也如未經丸藥下之自下利者則為内虛内虛之利脈當微弱而厥今反和而不

微厥此為內實有熱非內虛有寒也雖下利乃熱利也仍當下其熱故以調胃承氣湯主之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註傷寒之邪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傳經之次第也今傷寒三日三陽表邪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當不能食而嘔今反能食而

不嘔者此為裏和三陰不受邪也然此乃内經以其大概而言究不可以日數拘也

集註成無已曰表邪傳裏裏不和則不能食而嘔今反能食而不嘔是邪不傳陰但在陽也

方有執曰陽以表言陰以裏言能食不嘔裏氣和而胃氣回陰不受邪可知矣

汪琥曰邪在少陽原嘔不能食今反能食而不嘔可徵裏氣之和而少陽之邪自解也裏既和而少

陽之邪解則其不傳三隂斷斷可必故云三隂不受邪也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隂故也

註傷寒六七日邪欲入裏之時也無大熱表熱微也躁煩者裏熱盛也此為陽去入隂也陽去入隂者謂陽邪去表入裏傳於三隂也

集註成無已曰内熱為煩謂心中鬱煩也外熱為躁謂身外熱躁也内熱為有根之火故但煩不躁及先

煩後躁者皆可治外熱為無根之火故但躁不煩

及先躁後煩者皆不可治

方有執曰去往也言表邪去而入於裏所以外無

他熱而内則煩躁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脉

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

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註婦人中風發熱惡寒表病也若經水不來熱必無

由傳於血室令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後脉遲熱除身涼似乎表欲解矣若復見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讝語之證則知非表解入裏乃表邪之熱因經水適來乘虛而入於血室也法當刺期門期門為肝之穴肝為藏血之所今邪入血室故刺期門隨其血分實熱而瀉之也

集註方有執曰血室為營血停留之所經血集會之處即衝脉所謂血海是也其脉起於氣衝並少陰之

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故熱入而病作其證則如是也期門二穴在不容兩傍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肝納血故刺期門所以瀉血分之實熱也

汪琥曰邪傳少陽熱入血室故作譫語等證仲景恐人誤認為陽明府實證輕用三承氣以伐胃氣故特出一刺期門法以療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

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註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爲熱入血室血與熱搏其血必結然雖結而無胸脇滿如結胸讝語等證是爲結而未實也尚有如瘧狀之寒熱發作有時乃爲邪在少陽半表半裏也故用小柴胡湯以和表裏熱自解也

集註方有執曰前經水適來者因熱入血室血出而熱

遂遺也此適斷者熱乗血來而遂入之與後血相搏俱留而不出故曰其血必結也

程知曰前證經水來而胸脇滿結讝語是邪實於藏也故用刺以瀉之此證因血結而寒熱如瘧是邪發於經也故用小柴胡湯和之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讝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註　上二條發明風邪熱入血室之證此條發明寒邪

熱入血室之證婦人傷寒發熱無汗經水適來則必熱入血室故晝則明了知邪不在陽也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是為邪在陰也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者通謂三焦也蓋禁人汗吐下三法皆不可輕用當俟其經行必熱隨血去而愈也

集註方有執曰必自愈者言俟其經行血下則邪熱得以隨血而俱出猶之鼻衄紅汗故自愈也蓋警人勿妄攻以致變亂之意

林瀾曰傷寒發熱者寒已成熱也經水適來則血室空虛邪熱乘虛入於血室若晝日譫語爲邪客於府與陽爭也此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是邪不入府而入於血室與陰爭也陽盛譫語宜下此不可下者犯胃氣也彼熱入血結寒熱者與小柴胡湯散邪發汗此雖熱入血室而不留結不可與發汗藥犯其上焦也若熱入胸脇滿如結胸者可刺期門此雖熱入血室而無滿結不可刺

期門以犯其中焦也必自愈者以經行則熱隨血

去血下則邪熱悉除而愈矣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摶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一云藏府相連其病必下脇膈中痛小柴胡湯主之

註此詳申上三條婦人中風傷寒經水適來過多以致血弱氣盡腠理不密邪熱之氣乘虛入於血室

邪與正相搏結於少陽之界故邪結於脇下也邪正相爭爭於陽則熱爭於隂則寒故往來寒熱也爭已必衰衰則止故休作有時也少陽病已入半裏將近厥隂故默默不欲飲食也少陽膽與厥隂肝相為表裏故曰藏府相連也少陽之脉下胸中循脇表厥隂之脉抵少腹循脇裏故其痛必及於脇下也少陽之邪從胸而下脇因胸而病及於脇故曰邪高痛下也邪從胸循脇入裏裏氣上拒故

使嘔也仲景重出此條仍主之以小柴胡湯者使知法不外少陽不必另從厥陰血室中求治也

集註喻昌曰四條皆互文見意也一云經水適來一云經水適斷一云七八日熱除而脉遲身涼一云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一云胸脇下滿一云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一云如結胸狀一云邪髙痛下一云譫語一云晝日明了暮則譫語一云如見鬼狀一云如瘧狀一云往來寒熱休作有時

一云刺期門一云用小柴胡湯一云毋犯胃氣及上二焦皆互文以明大意而自為註脚也學者試因此而細繹全書思過半矣如結胸狀四字仲景尚恐形容不盡重以藏府相連邪高痛下之語暢發病情蓋血室者衝脈也下居腹内厥陰肝之所主也而少陽之膽與肝相連府邪在上藏邪在下胃口逼處二邪之界所以默默不欲飲食而但喜嘔耳期門者肝之募也隨其實而瀉之瀉肝之實

也又刺期門之註脚也小柴胡湯治少陽之正法也毋犯胃氣及上二焦則舍期門小柴胡湯更無他法矣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衍文已見太陽中篇半夏瀉心湯條上）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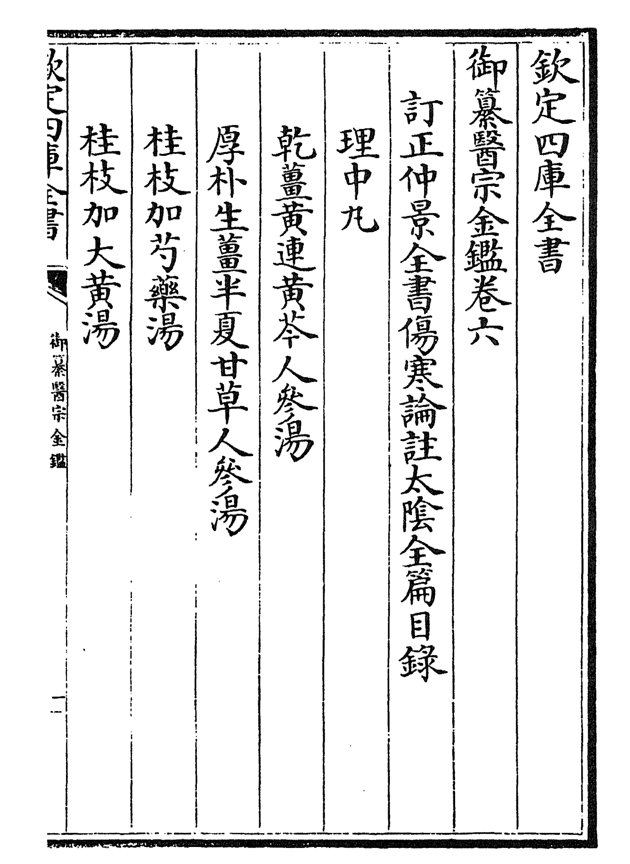
註 寅卯辰木旺之時也經云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故少陽之病每乘氣旺之時而解經氣之復理固然也

集註魏荔彤曰病在少陽乘其正旺如法治之何病不已

音切

少去聲濇音色嗢乙骨切腠音凑

御纂醫宗金鑑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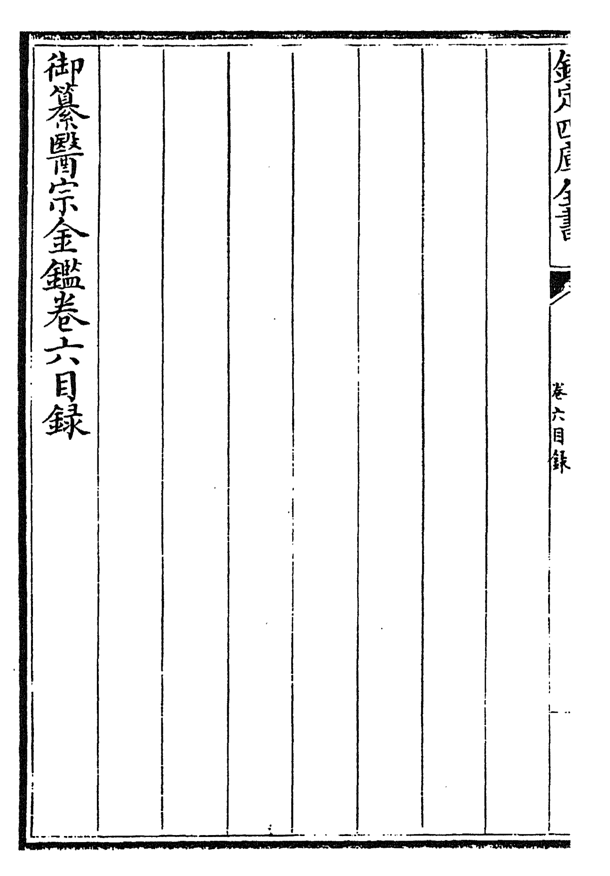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醫宗金鑑卷六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太陰全篇目錄

理中丸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御纂醫宗金鑑卷六目録

御纂醫宗金鑑卷六

訂正仲景全書傷寒論註

辨太陰病脉證并治全篇

六氣之邪感人雖同人受之而生病各異者何也蓋以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故生病各異也是以或從虚化或從實化或從寒化或從熱化譬諸水火

水盛則火滅火盛則水耗物盛從化理固然也誠知乎此又何疑乎陽邪傳隂變寒化熱而遂以為奇耶自後漢迄今千載以來皆謂三隂寒邪不傳且以傷寒傳經隂邪謂為直中抑知直中乃中寒之證非傳經之邪耶是皆未曾熟讀仲景之書故有此誤耳如論中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温其裏乃攻其表温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此三陽陽邪傳入太隂邪從隂化之寒證也如少隂

病下利白通湯主之此太陰寒邪傳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厥陰之寒證也皆歷歷可據豈得謂傷寒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夫太陰濕土純陰之藏也故病一入太陰則邪從陰化者多從陽化者少從陰化者如論中腹滿吐食自利不渴手足自温時腹自痛宜服理中四逆輩者是也從陽化者如論中發汗後不解腹滿痛者

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腹滿大實痛者宜桂枝加大黄湯主之者是也蓋脾與胃同處腹中故腹滿腹痛兩皆有之然腹滿為太陰主病心下滿為陽明主病其陽明亦有腹滿者以陽明腹滿與熱同化故必有潮熱自汗不大便之證而不似太陰與濕同化有發黄暴煩下利穢腐之證也誠能更於腹之時痛大實痛腹滿痛處詳審虛實斟酌温下則了無餘義矣故以此括之自知太陰之要法也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按吴人駒曰自利益甚四字當在必胸下結鞕句之下其說甚是若在吐食不下句之下則是巳吐食不下而自利益甚矣仲景復曰若下之無所謂也

註太陰脾經也其脈布胃中絡於嗌寒邪傳於太陰故腹滿時腹自痛寒邪循脈犯胃故吐食不下此太陰裏虛邪從寒化之證也當以理中四逆輩温

之若腹滿嗌乾不大便大實痛始為太陰裏實邪從熱化之證當以桂枝加大黄湯下之矣若以太陰虚寒之滿痛而誤認為太陰實熱之滿痛而下之則寒虚相摶必變為藏結痞鞕及自利益甚矣此太陰病全篇之提綱後凡稱太陰病者皆指此證而言也

集註程應旄曰陽邪亦有腹滿得吐則滿去而食可下者今腹滿而吐食不下則滿為寒脹吐為寒格也

陽邪亦有下利腹痛得利則痛隨利減者今下利而時腹自痛則利為寒利痛為寒痛也曰胸下陰邪結於胸下之陰分異於陽邪結胸之在胸且按之而痛也曰結鞕無陽以化氣則為堅陰異於痞之濡而耎也彼皆陽從上陷而阻留此則陰從下逆而不歸寒熱大别也

吳人駒曰自利有時而腹自痛非若積蓄而常痛者若以諸痛為實從而下之其滿益甚必令胸下

皆為結鞕而自利益甚矣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註 傷寒四五日邪入太陰之時也腹中痛若不轉氣下趨者屬陽明也今腹中痛轉氣下趨少腹者乃太陰欲作自利之候也此仲景示人不可以諸痛為實而妄議下之意也

集註 方有執曰腹中痛轉氣下趨者裏虛不能守而寒邪下迫也

張璐曰腹痛亦有屬火者其痛必自下而上攻若痛自上而下趨者定屬寒痛無疑

魏荔彤曰此重在預防下利而非辨寒熱也玩若字欲字可見其辨寒邪者自有別法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温之宜服四逆輩

註凡自利而渴者裏有熱屬陽也若自利不渴則為裏有寒屬陰也今自利不渴知為太陰本藏有寒

也故當温之四逆輩者指四逆理中附子等湯而言也

集註程知曰言太陰自利為寒宜温者也少陰屬腎水熱入而耗其水故自利而渴太陰屬脾土寒入而從其濕則不渴而利故太陰自利當温也

程應旄曰三陰同屬藏寒少陰厥陰有渴證太陰獨無渴證者以其寒在中焦總與龍雷之火無涉少陰中有龍火底寒甚則龍升故自利而渴厥陰

中有雷火故有消渴太陽一照雷雨收聲故發熱則利止見厥而復利也

魏荔彤曰自利二字乃未經誤下誤汗誤吐而成者故知其藏本有寒也

理中丸方

人參　白朮

甘草炙　乾薑各三兩

右四味擣篩蜜和為丸如雞子黃許大以沸湯數

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熱

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

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枝四兩

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

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

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

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

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

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

一升許微自温勿發揭衣被

集解程應旄曰陽之動始於温温氣得而穀精運穀氣

升而中氣贍故名曰理中實以燮理之功予中焦

之陽也蓋謂陽虚即中氣失守膻中無發宣之用

六府無灑陳之功猶如釜薪失焰故下至清穀上

失滋味五藏凌奪諸證所由來也參术炙草所以守中州乾薑辛以温中必假之以燃釜薪而騰陽氣是以穀入於隂長氣於陽上輸華蓋下攝州都五藏六府皆受氣矣此理中之㫖也若水寒互勝即當脾腎雙温加之以附子則命門益而土母温矣白术補脾得人參則壅氣故臍下動氣吐多腹滿皆去术也加桂以伐腎邪加生薑以止嘔也加附子以消隂也下多者濕勝也還用术燥濕也渴

欲飲水飲渴也加朮使飲化津生也心下悸停水也加茯苓導水也腹中痛倍人參虚痛也寒者加乾薑寒甚也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黄連黄芩人參湯主之

按經論中並無寒下之病亦無寒下之文玩本條下文寒格更逆吐下可知寒下之下字當是格字文義始相屬註家皆釋胃寒下利不但文義不屬且

與芩連之藥不合

註經曰格則吐逆格者吐逆之病名也朝食暮吐脾寒格也食入即吐胃熱格也本自寒格謂其人本自有朝食暮吐寒格之病也今病傷寒醫見可吐可下之證遂執成法復行吐下是寒格更逆於吐下也當以理中湯温其太陰加丁香降其寒逆可也若食入口即吐則非寒格乃熱格也當用乾薑人參安胃黃連黃芩降胃火也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乾薑　黃連

黃芩　人參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表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註傷寒醫不分表裏寒熱虛實而誤下之續得下利

清穀不止者寒其裏也雖有通身疼痛之表未除但下利清穀不止裏寒已盛法當急救其裏俟便利自調仍身疼痛不止再救其表可也救裏宜四逆湯温中勝寒救表宜桂枝湯調榮和衛也

集註

王三陽曰此證當照顧協熱利須審其利之色何如與勢之緩急不可輕投四逆桂枝也

喻昌曰攻裏必須先表後裏始無倒行逆施之患惟在裏之陰寒極盛不得不急救其裏俟裏證稍

定仍救其表蓋謂救裏後再行救表也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註此詳上條不先救裏而發其表以明太陰少陰同病之證也下利清穀太陰寒邪已傳少陰即有身痛不可攻表若誤攻其表即使汗出太陽表解而太陰寒凝必脹滿矣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温其裏乃攻其表温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註　此承上條互發其證以明先裏後表之治也下利腹脹滿者裏寒邪也身體疼痛者表寒邪也凡表裏寒邪之證同見總以溫裏為急故當先溫其裏後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集註　方有執曰裏虛表實惟其虛也故必先之惟其實也故可後焉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

註　發汗後表已解而腹滿者太陰裏虛之脹滿也故

以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消脹散滿補中降逆也

集註成無已曰吐後脹滿與下後脹滿皆為實者言邪氣乘虛入裏而為實也發汗後則外已解腹脹滿知非裏實由太陰不足脾氣不通故壅而為滿也與此湯和脾胃而降逆氣宜矣

汪琥曰此條乃汗後氣虛腹脹滿其人雖作脹滿而內無實形所以用人參炙甘草等甘溫補藥無

疑也

張錫駒曰此言發汗而傷其脾氣也脾主腹故腹滿為太陰主病發汗後而腹脹滿則知其人脾氣素虛今脾氣愈虛則不能轉輸濁氣不降清氣不升而脹滿作矣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厚朴半觔炙去皮　生薑半觔切

半夏半升洗　甘草二兩炙

人參一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此詳申上條互發其義以别其治也發汗後表已解腹滿不痛者乃腹滿時減減復如故之虛滿也當温之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證也今發汗

後表不解腹滿大痛者乃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之實滿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蓋以裏急先攻裏後和表也

集註喻昌曰減不足言四字形容腹滿如繪見滿至十分即減去一二分不足殺其勢也此所以縱有外邪未解而當下無疑耳

程應旄曰下之而腹滿如故即減去一二分算不得減下之不妨再下必當以減盡爲度也

劉宏璧曰太陰無可下之法也設在經則各經已無可下之理在藏則太陰尤無受下之處桂枝加大黄湯安能無疑乎不知脾與胃相表裏也太陽誤下太陰受邪適胃有宿食則脾因胃之實而實亦即因太陽之邪而痛矣既大滿大痛已成胃實又非此湯之所能治故宜大承氣湯也

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註太陰經病脉當浮緩太陰藏病脉當沉緩今邪至

太陰脉浮不緩者知太陽表邪猶未全罷也故即有吐利不食腹滿時痛一二證其脉不沉而浮便可以桂枝發汗先解其外俟外解已再調其內可也於此又可知論中身痛腹滿下利急先救裏者脉必不浮矣

集註　王肯堂曰病在太陽脉浮無汗宜麻黄湯此脉浮當亦無汗而不言者謂陰不得有汗不必言也不用麻黄湯而用桂枝湯蓋以三陰兼表病者俱不

當大發汗也須識無汗亦有用桂枝者

程知曰此言太陰宜散者也太陰病謂有腹痛下利證也太陽脉尺寸俱浮今脉浮則邪還於表可知矣故宜用桂枝解散不用麻黄者陰病不得大發其汗也桂枝湯有和裏之意焉

程應旄曰此太陰中之太陽也雖有裏病仍從太陽表治方不引邪入蔵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

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黄湯主之

註本太陽中風病醫不以桂枝湯發之而反下之因而邪陷入裏餘無他證惟腹滿時痛者此屬太陰裏虛痛也故宜桂枝加芍藥湯以外解太陽之表而内調太陰之裏虛也若大滿實痛則屬太陰熱化胃實痛也故宜桂枝加大黄湯以外解太陽之表而内攻太陰之裏實也

集註趙嗣真曰太陰腹滿證有三有次第傳經之邪有

直入中寒之邪有下後内陷之邪不可不辨

喻昌曰太陽病之誤下其變皆在胸脇以上此之誤下而腹滿時痛無胸脇等證則其邪已入隂位所以屬在太隂也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發太陽之邪倍芍藥者以調太隂之氣本方不增一藥斯為神耳大實大滿宜從急下然陽分之邪初陷太隂未可峻攻但於桂枝湯中少加大黄七表三裏以分殺其邪與大柴胡湯同其義也

程應旄曰誤下太陽而成腹滿時痛太隂之證見矣然表邪内陥留滯於太隂非藏寒病也仍用桂枝湯升發陽邪但倍芍藥以調和之倘大實而痛於證似可急下然隂實而非陽實仍從桂枝例升發陽邪但加大黄以破結滯之物使表裏兩邪各有去路則寒隨實去不温而自温矣然此二證雖屬之太隂實從太陽傳來則脉必尚浮可知

桂枝加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内更加芍藥三兩隨前共六兩餘依桂枝湯法

桂枝加大黄湯方

桂枝三兩　大黄二兩

芍藥六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集解 柯琴曰腹滿為太陰陽明俱有之證然位同而職異太陰主出太陰病則腐穢氣凝不利故滿而時痛陽明主内陽明病則腐穢燥結不行故大實而痛是知大實痛是陽明病而非太陰病矣仲景因表證未解陽邪已陷入太陰故倍芍藥以益脾調中而除腹滿之時痛此用陰和陽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陽邪陷入陽明則加大黄以潤胃通結而除其大實之痛此雙解表裏法也凡妄下必傷胃之

氣液胃氣虛則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液涸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屬太陰則腹滿時痛而不實陰道虛也屬陽明則腹滿大實而痛陽道實也滿而時痛是下利之兆大實而痛是燥屎之徵故倍加芍藥小變建中之劑少加大黃微示調胃之方也

太陰爲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註太陰為病必腹滿而痛治之之法當以脈消息之若其人脈弱則其中不實雖不轉氣下趨少腹然必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黄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難堪峻攻其便易動故也由此推之可知大便鞕者不論在陰在陽凡脈弱皆不可輕下也

集註程知曰此言太陰脈弱恐續自利雖有腹痛不宜用攻與建中湯相發明也

喻昌曰此段叮嚀與陽明篇中互相發明陽明曰

不轉失氣曰先鞕後溏曰未定成鞕皆是恐傷太陰脾氣此太陰證而脉弱恐續自利雖有腹痛減用大黄芍藥又是恐傷陽明胃氣也

汪琥曰或問大黄能傷胃氣故宜減芍藥能調脾陰何以亦減之答曰脉弱則氣餒不充仲景以温甘之藥能生氣芍藥之味酸寒雖不若大黄之峻要非氣弱者所宜多用故亦減之

傷寒脉浮而緩手足自温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黄

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黄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註傷寒脉浮而緩手足熱者為繫在太陽今手足温故知繫在太陰也太陰屬濕濕與熱瘀當發身黄小便自利者則濕不畜熱不瘀故不能發黄也若至七八日大便鞕則為轉屬陽明今既不鞕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當自止何也以脉浮緩手足温知太陰脾家素實邪不自容腐穢當去故也

集註 程知曰言自利之證脉浮緩手足温則為脾實也太陰脉本緩故浮緩雖類太陽中風而手足自温則不似太陽之發熱更不似少陰厥陰之厥逆所以為繫在太陰也太陰濕熱相蒸勢必發黄然小便利則濕下泄而不發黄矣此雖暴煩頻利有似少陰之證然其利當自止所以然者以脉浮緩手足温知其人脾氣實而非虚寒之比其濕熱所積之腐穢自當逐之而下也若不辨晰而以四逆法

治之則誤矣

程應旄曰太陰得浮緩手足温之脈證則胃陽用事自無藏寒之痛陰鬱或有之小便不利必發黄雖發黄不為陰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黄陰欲鬱而陽必驅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所以然者脈不沉且弱而浮緩手足不凉而自温陰得陽以周護則不寒不寒則不虛是為脾家實也經曰陽道實陰道虛陰行陽道豈肯容邪

久住此則腐穢當去故耳

汪琥曰下利煩燥者死此為先利而後煩是正氣脫而邪氣擾也茲則先煩後利是脾家之正氣實故不受邪而與之爭因暴發煩熱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痛陽微陰濇而長者為欲愈

註太陰中風者謂此太陰病是從太陽中風傳來者故有四肢煩疼之證也陰陽以浮沉言夫以浮微沉濇之太陰脉而兼見陽明之長脉則為陰病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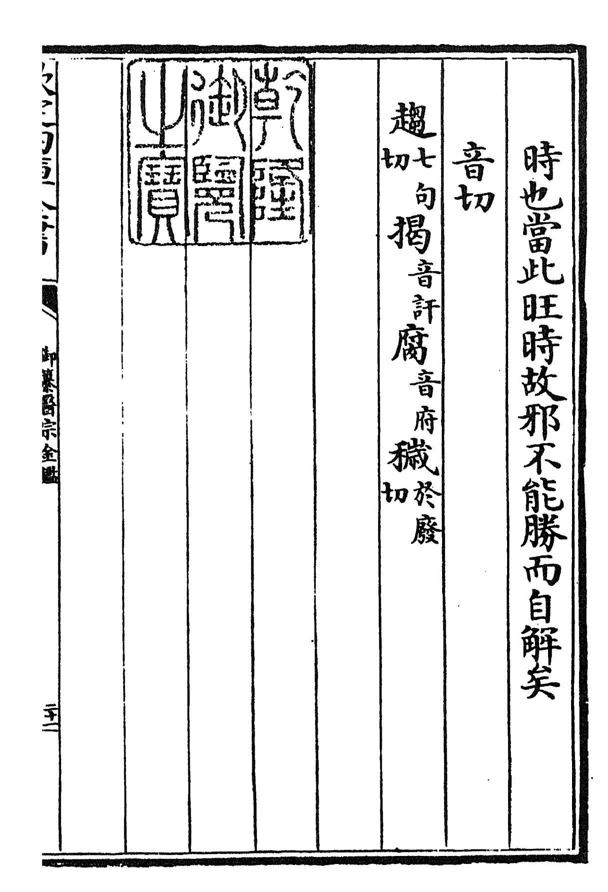
脈藏邪傳府故為欲愈也

集註程知曰傷寒隂邪也故自利宜用四逆傷風陽邪也故煩痛見於四肢凡太隂病脈浮者多是太隂中風

喻昌曰微濇之中更察其脈之長而不短知元氣未漓其病當自愈也

太隂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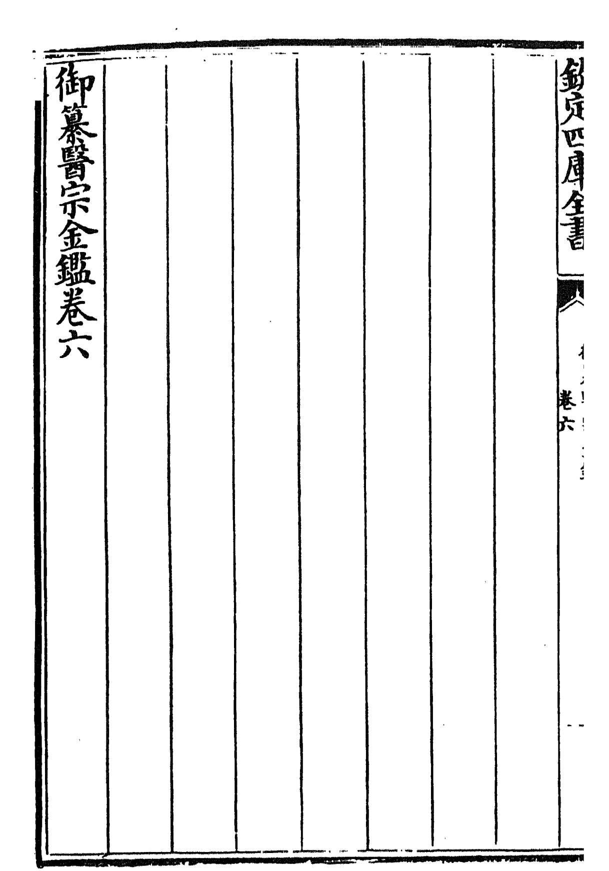
註邪之解也必於所旺之時亥子丑乃太隂所旺之



時也當此旺時故邪不能勝而自解矣

音切

趨七句切 揭音許 腐音府 瘶於廢切



御纂醫宗金鑑卷六